



竹窗随笔

二十八年旧挂钟

◆张雨平



张雨平,阳泉市作家协会会员。兴趣广泛,爱好阅读、行走和摄影,尤专注于古典小说、诗歌的阅读鉴赏。兴之所至,写一些杂文、随笔、游记等,发于报章和网络平台。

几经搬迁,成家时添置的那些家具和电器,或送或弃,已不存什么了,唯有客厅墙上的那只挂钟,依然嘀嗒着,让人想起往日时光。

挂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买的,在北大街的人民商场。我一见就被它的钟面吸引了,黑色的扁椭圆形塑质外框,深蓝色的钟面,犹如夜空一样,几竿翠竹似在晚风中摇曳,一轮明月挂在竹梢,月光洒在江面上,漾出一湾银色波纹,一女子立于水边,望着江面,倚竹横笛,满腹心思都在笛声中。

看到它时问了价,有点犹豫,回到住处,还是惦记着这只挂钟。那时,我租住在城郊接合处的村子里,是一间二十来平方米的房子。独在异乡,状况有点窘,尽我所能买了些家具,布置了一下。再看空落落的墙上,我想起那只挂钟,最后还是去买下了它。当时花了一百多元,是我那时一个月工资的大半。

我被画面的诗意所打动,那几

竿斜斜的绿竹,筛风弄月于水面,清影自鉴,想到“日暮倚修竹,天寒翠袖薄”诗句,觉得那亭亭的女子,是在等待着心上人吧?笛声清扬,穿越夜空,在夜色里回响,可曾传到爱人耳畔,“谁知湘水上,流泪独思君”,你已在水边等了很久很久……

在二十八年的岁月里,无数的时光,挂钟前静立,听着“嘀嗒嘀嗒”的钟声,依稀往事中。是追剧时的回眸一望,“啊,已经凌晨,该休息了”;是阅读时的抬头一瞥,“该站起来,活动一下筋骨,让眼睛休息一下”;更是儿子成长岁月里的催眠曲,那时爱人经常上夜班,孩子夜半醒来,习惯倚在我的肩头入睡,我则盯着钟上那深蓝色的夜幕,轻轻地念叨着《摇篮曲》:亲爱的宝贝乖要入睡/我是你最温暖的安慰/爸爸轻轻守在你身边/你别怕黑夜/我的宝贝你不要再流泪/你要学着努力不怕黑/未来你要自己去面对/生命中的夜/宝宝睡/好好入睡/好好地入睡/爸爸永远陪在你身

边……

我轻轻地哼唱着,直到儿子安然入睡,我也在钟表声中,和衣入梦。

现在孩子已经长大,有时真回想他幼时,在我肩头的那些夜里,他的哭声,他的鼻息,他的蒙眬睡眼。

钟表的嘀嗒声依旧,深蓝色的夜空下月色依旧,绿竹依旧,竹下的女子依旧,我的情怀依旧。挂钟仿佛是一位老朋友,每一次迁居,看到它重又在新家的壁上,听着它的声音,疲惫躁动的心会渐渐安静下来。

当然,也曾有过换掉它的想法。在迁入新居时,觉得它和新居的风格不相搭;而和现在时尚的挂钟相比较,工艺也明显粗糙,但一想到这是仅存的旧物,还是决意保留下来。可惜挂在新居不久,却出了一次意外,差点被弃。

一天午后,我正睡得迷迷糊糊,被“咣啷”一声惊醒。坏了!肯定是挂钟掉下来了。坚硬的水泥墙,当时没有冲击钻,铁钉一锤即弯,钢钉也很

难锤入,墙皮都裂了,也没深入,心想这钟表也没什么分量,先将就挂几天,应该没什么问题。

我急忙走出卧室,只见碎裂的钟罩散落一地,电池也脱落在墙角。我想这下表是彻底坏了,差不多两米的高度。也好,旧的不去,新的不来,我这样安慰自己,但心里还是有些惋惜,毕竟伴随这个家十多年了。

当我把碎了一地的玻璃清理完,拿起没有外罩的钟表,边端详,边想着该把它搁在哪儿。顺手将地上拾起的电池,重新安在仓位,它竟然还能正常走动。庆幸之余,遗憾于钟罩是凸起的穹状,没法另配,自此,它一直没有外罩,一挂又是十几年。

一只旧挂钟,深蓝色的夜幕下,那水、那竹、那月和那女子,如春江花月夜般的美丽,一个永远诗意盎然的夜晚,静静地于壁间,夜夜听着嘀嗒声入眠,到如今旧梦依然,还是喜欢着。一个平凡家庭的悠悠往事,尽在钟表不息的嘀嗒声中。

饮食时光

乾隆白菜

◆赵超



赵超,阳泉市作家协会会员、城区作家协会会员。诗歌、散文、小说散见于《娘子关》《阳泉日报》等报刊。

车辘辘,马萧萧。

不知从哪里刮起了一阵狂风,就这样毫无预兆地卷着漫天黄土扶摇直上。初时猛烈,炽烈,宛如一条金灿灿的从云大龙。当它追赶着御道飞向了正阳门的箭楼后,又于明月当空处发出肆意长鸣,惊溅起阵阵尘埃。倏地便冲向了月光,不多时已然撞入苍穹,转眼化作夜色里的清水缓缓散去了,仿佛是那辆从我身边驶过的马车,“喀拉、喀拉”地渐行渐远,然后慢慢变得无迹可寻。

城外已经没什么人了,我缩在一个角落里,耐着刺骨的寒冷,正望着昏暗的大街发怔,突然被人从身后撞了一个趔趄,差点摔进湿滑的泥道上。那人是个留着鼠尾小辫、捂着蓝色短袄赶路的小伙子。他撞了人,便用京话匆匆道了几句歉意,转身闪进了一道略显破败的巷子里。正在诧异时,又有几个落单的行人,擦着越来越黑的天色拐进了深巷中,我有些好奇地跟了上去,路不太平,踩了几个不深不浅的水坑,

直走到一间铺子前才停下。

周围遍布着众多高低错落的商铺,大都有些陈旧,面前这家似乎更加简陋,好像是个卖酒的铺子,外面挂着酒葫芦当幌子。我想进去又有些迟疑,一朵乌云恰好吹来,半遮半掩着月光,朦朦胧胧的,看不太清酒铺的名字。踌躇时忽被人拉了一把,直往里边请。进门后才发现这间铺子挺大,除了散座外,楼上还有两处雅座,几乎都坐满了人。不过大都满脸愁容,只有雅座那位书生扮相的华服公子吃的欢实,尽兴,身边还跟着两个伺候的仆人。掌柜的见我杵在门口不敢落座,招呼了一声伙计便笑脸相迎地继续拉我坐下,有些心知肚明地瞧着我,自问自答地猜着:“来躲债的吧?没事!年三十都这样,我这屋里暖和,你先垫点东西吃,等过了年关再还债不迟。”说完又接过伙计递来的碗筷整齐地排开,那碗像是乾隆民窑烧成的瓷器,里面有马莲肉、炸豆腐、花生米、麻酱白菜、几个烧饼和一壶酒。我正要动筷子,掌柜、食客和酒菜

蓦地全都不见了!我又回到了那个黑黢黢的角落里。努力睁了睁眼,城门也消失了,那阵刮走的大风竟折返了回来,吹开了乌云,把我卷到了月亮里……

醒了才发现是一场梦,天还没有破晓呢,可我已经睡不着了。最近都在忙着翻找“乾隆白菜”的史料,我真的太爱吃这道古人研制的美味了。虽是古肴,有关它的记载却是寥寥,甚至远不如“川鲁淮粤”那么响亮,一道番茄炒蛋恐怕都能盖过它的名头,别说吃过的人,就是听过的也不多。如我这样日思夜想的都能梦回大清,倒是令人莞尔。

乾隆白菜是一道小酸甜口的冷菜,用蜂蜜、香醋、白糖、老抽、芝麻酱和盐调制而成。圆白菜不行,必须是爽脆甘甜的大白菜,《诗经》曰:“采葑采菲,无以下体。”“菲”是萝卜,“葑”是蔓青,蔓青的叶和根茎都能食用,但根茎味苦,后来葑在南方地区进化出了一种没有苦味的蔬菜“菘”,即是白菜(见于《美食》)。菘在

古代确实是白菜,但它前身为葑的事实还有待考证,暂且先按下不表。那白菜怎么选呢?冬天的白菜是最鲜嫩的,不过眼下就要立夏,夏天伊始,凉拌一盘冰凉酸甜的乾隆白菜,消暑解乏最是适宜。

乾隆白菜出自清朝京都正阳门大街东侧处的鲜鱼口胡同里,山西人王瑞福在乾隆三年开了一间王记酒铺。起初店面规模不大,只卖几个小菜和酒水,因为铺外挂了个酒葫芦,王掌柜就有了一个“醉葫芦”的外号。乾隆十七年酒铺做大了门面,起了小楼,填了雅座。大约是在年三十的晚上,乾隆帝一主二仆私访回京,因腹中饥饿才决定看看附近哪里还有吃食,可放眼望去漆黑一片,大都关门歇业了,只有王记酒铺还在营业,里面人不少,都是熬不过年关躲债的可怜人。乾隆吃完捧天就送了一块蝠头匾过去,黑底金漆三个大字:都一处。意思是京都唯一食铺,相传那道芝麻酱拌白菜就是乾隆帝当晚享用过的时令小菜。

往事如诗

骆驼

◆韩熠伟



韩熠伟,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、平定县作家协会副主席。文学作品见于《儿童文学》《黄河》《名作欣赏》《都市》《中国诗歌》等刊物。

骆驼原本应生活在沙漠里,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。不过,儿时能在北方的一个小山村见到骆驼,那可真是一件稀罕的事。之前我只在电视和书本上见过骆驼,如此近距离地观察骆驼还是第一次。记得那头骆驼是隔壁村一个人买回来的,当时围观的人很多,说什么的也有。那时候我年龄小,对大家说的什么并不感兴趣,只是看到骆驼我就莫名开心。

那头骆驼很瘦,和我脑海里骆驼的样子相差很远。不过,一路上的颠沛流离,这头骆驼能够站在这里已经算是一件幸事。当时我围着它转了好几圈,仔细打量着它,发现它也在看着我。它的眼神很温和,与它对视,它的目光总能戳中我内心柔软之处。于是,我迅速从人群中跑出去,拔了些野草喂给它吃。或许它真的饿坏了,狼吞虎咽的样子倒是有几分可爱。

骆驼来了,我想村里的那些动物们应该挺高兴的,因为它们又有新朋友了。在农村,马、驴、骡子其实还是很常见的。记得小时候我首先认识的是驴,因为隔壁张大娘家就有一头驴。那头驴很倔,而且脾气不太好,经常踢人,以至于我每次见到它时,总会和它保持安全距离,生怕它一个不高兴,给我一脚。解铃还须系铃人,能降住这头驴的只有张大娘。不过,马和骡子我总是分不清,以至于在路上碰到骡子后,我总会大声地喊出:“妈妈,你看你看,有大马、大马。”母亲说:“那是骡子,不是马,马不是这个样子的。”后来我才在动物百科全书上弄清马、驴、骡各自的特征。骡是马、驴所生,公驴和母马所生的叫马骡,公马和母驴所生的叫驴骡。

当时每天放学回家,我都会特意绕路去隔壁村看这头骆驼,仿佛已经成了习惯,一天不见,还挺想它的。一

直以来,骆驼都是很温顺的样子,我也从来没有因为它的体型抑或其他因素而对它感到害怕,不像张大娘家那头驴,只要提起,我就会紧张起来。我想:“骆驼对于我的到来,会不会从一开始就满怀期待?”因为它除了能够吃到更新鲜的草,或许也无法拒绝每一个对它好的人。

在新疆支教时,我所在的学校离喀尔苏沙漠公园不远,放假时我总会去转一转。在那里,我见到了成群结队的骆驼,和儿时见过的那头骆驼不同的是,这里的骆驼更强壮一些,走起路来更有劲儿。我想:“儿时的那头骆驼,之前的生活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呢?”

其实我想到更多的是:儿时的那头骆驼面临抉择时,它本可以永远待在沙漠里的,可以不上车,或者躺下装死……我替它想了太多的办法,至少那样,身边有自己的同伴。可当它到了我们那个小山村,一切

都是陌生的,陌生的人、陌生的山、陌生的水,甚至连吃的草都是陌生的,难免会不习惯。可我从它的眼神里并没有看到一丁点的难过,或许它和其他骆驼想法并不同,它是向往外面世界的,可能它知道外面的世界虽好,但也充满了挑战,可它还是想试一试,不甘心在沙漠里待一辈子。我突然想起几年前的自己,那年我刚毕业,当我面临抉择的时候,我毅然决然选择了出去闯闯,始终没有后悔。

记得我上小学六年级后,因为学习紧张,偶尔才会去看那头骆驼。可有一天当我再去时,没有见到它,心里很失落。有人说骆驼的主人因为要去大城市居住,把它卖掉了。也有人说:“骆驼干活累死了”……关于这头骆驼,我听到了很多关于它最终结局的答案。

其实,这些都不重要,最重要的是,当年,它曾有过自己的选择。